

無論是誰，當他把生活理念變成生活式並進而形成生活形態時，都無法離開物質的支撐。到高檔購物中心消費固然得花大價錢，但到五花八門的「外賣店」淘貨，怕是也無法做到分文不出吧！「錢不是萬能的，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我以為，那些追逐時尚、引領消費潮流的少男少女、白領金領，對這句話的理解一定尤為深刻。所以，請允許我說一句多少有點兒俗氣的話：時尚有價格，追逐時尚需要花錢。

但我同時還想強調的是，時尚的價格和時尚的價值這二者之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要知道，健康的時尚理應展示先進的生活理念，背離了這一點，即使披金掛銀，也會被有識者嗤之以鼻。譬如穿著價格昂貴的皮草，在環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還有多少人會對這樣的生活方式趨之若鶩呢？

在我們的社會裡，價廉物美的時尚和花錢較多的時尚都應該有存身的空間，關鍵是消費者要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量入為出。不應該簡單地把對高端商品的消費統統視為奢靡。

既然社會有貧富之分，那就得為有錢人從何包裡向外掏錢創造條件。當然，同時更應該為相對貧窮的消費者的時尚追求創造條件。以上兩方面的事做好了，不就是為拉動內需、加快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嗎？

一個人，應該有能力去實現那種低價位、高價值的時尚、高價值的時尚，也完全有理由去追求那種高價位、高價值的時尚。把希望變成現實的追求過程儘管艱辛，卻也充滿歡樂。請相信，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一種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

人類應該是地球上最不安分、最求新求變的一種動物。當然，支撐着人類成為求新求變之最的，是這個生物群體出類拔萃的思考和創造能力。

時髦和時尚

於是，在人类的词典裡，就有了時髦和時尚這樣的詞彙。時髦和時尚儘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所包含的，卻是既有聯繫、更有不同的內容。辭書上講，時髦是指人的裝飾衣着或其他生活方式入時；而時尚，則是指當時的風尚。如此看來，時髦是一種外在的東西，所具備的多是符號功能；而時尚，則是有着較為豐富而深刻內涵、符合天理人心的一種生活境界和生活追求。我從來不輕視（更不會去藐視）那些多彩的時尚追求者，因為，他們求新求變的種種嘗試，為人類生活活現着豐富多彩的方向發；不過，也有一些最初以時髦形態出現的東西，最終能修成正果，成為一個時代人心所向的時尚。

我更不反對市場上有奢侈品，總得讓那些錢多得一場糊塗的人有大把花錢消費的機會嘛！更何況高稅率的奢侈品消費，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之一。但必須強調指出的，奢侈品只是時髦而絕非時尚。具體來說，開大排量的豪華房車是時髦，而開小排量的兩廂房車則是時尚。因為，後一種消費行為符合天理人心，代表着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 與中國有緣的羅伯特·勃萊

余剛

羅伯特·勃萊（一九二六——），資料上是這樣介紹的：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超現實主義」（又稱為「深度意象詩派」）的主要推動者和代表性詩人。定居於明尼蘇達州的一個農場，主要靠詩歌朗誦和翻譯謀生，迄今已出版了十多部詩集（其中《身體周圍的光》首獲美國全國圖書獎），三十多本譯詩集，其中包括我國古代大詩人陶淵明和白居易的作品。

關於他著名的詩歌朗誦，也有一些逸聞，譬如他在美國一個倉庫裡朗誦得正興高采烈時，一個不識時務的人居然當着他的面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他不禁怒從心起，朝那人喊道：「當你走出大門，世界就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結果這句話被當作一個經典名言在各處被引用。

羅伯特·勃萊在中國引起注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是中國當時的詩壇莫衷一是，口語詩亂飛，毫無節奏可言又不知所云的半文不白的詩蠢蠢欲動，而羅伯特的主要名作，可謂恰逢其時。因為他的詩句乾淨、清新又警醒。譬如他最初的一首詩的結尾，讓我不禁對其刮目相看。他說：「想到了印度，財富不過是人少而已」。那麼的從容不迫，那麼的不動聲色，意思又是那麼的明晰。我相信當時很多人對此都引起共鳴。例如上海詩人王寅當時就寫過一首詩，題目就叫《與勃萊一夕談》。

對於我來說，勃萊的語言風格也是一帖良藥。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注意了節奏的掌控。而在語言上也盡量做到乾淨。這是對付當時流行的詩風的一個辦法。當然不是唯一的辦法。譬如我們這代詩人對埃利蒂斯、阿蘭·羅伯-格里耶的語言也是很有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屬於我們自己的詩風。我們也沒有放過李白、李商隱，因為我們明白，傳統是繞不過去的，所有這些都是必須的。應該自嚼一下，當我對埃利蒂斯明亮的嚮往和對李商隱的詩風的不可自拔發生在同一時間時，我的努力化為烏有。

好像是在九十年代，杭州的詩人蔡天新在美國會見了勃萊，他給我寄來當時他拍的一張勃萊手持一把三弦琴的照片，那時的勃萊已是滿頭白髮，像一頭老雄獅。據此我想像這位門士年輕時怎樣在反戰集會上朗誦他的反對越戰的詩歌的。他的反越戰的詩寫得好極了，全是反諷，可惜我現在手頭上沒有。

我想我們當時讀到的他的最初的詩歌有以下這一首，也許不傑出，但很耐讀：

### 反對英國人之詩

風穿樹林而來，像紫色裡騎白馬奔馳，是為了國家打仗，打英國人。我不知道華盛頓是否聽樹的聲音。整個早晨我坐在深草裡，草長得能遮住我的眼睛。我從樹下抬頭，聽樹葉裡的風聲。突然我發現還有風穿過深草而來。宮殿，遊艇，靜悄悄的白色建築，涼爽的房间裡，大理石桌上有冷飲。貧窮而聽着風聲也是好的。

## 再說時尚



如是我見

物群體出類拔萃的思考和創造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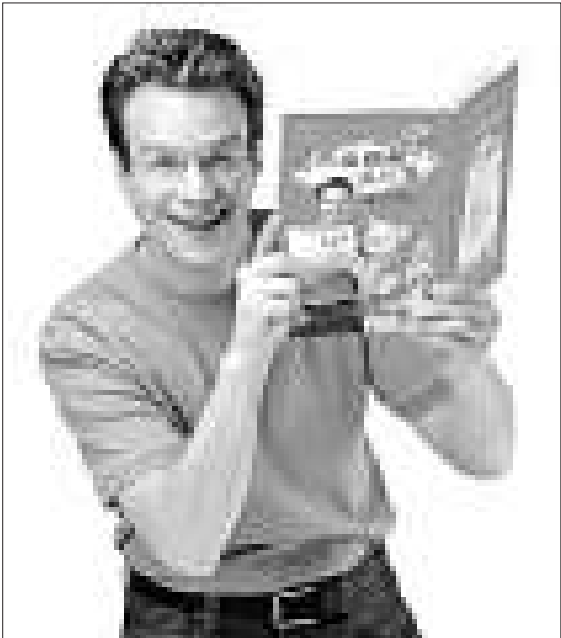
時髦和時尚

於是，在人类的词典裡，就有了時髦和時尚這樣的詞彙。時髦和時尚儘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所包含的，卻是既有聯繫、更有不同的內容。辭書上講，時髦是指人的裝飾衣着或其他生活方式入時；而時尚，則是指當時的風尚。如此看來，時髦是一種外在的東西，所具備的多是符號功能；而時尚，則是有着較為豐富而深刻內涵、符合天理人心的一種生活境界和生活追求。我從來不輕視（更不會去藐視）那些多彩的時尚追求者，因為，他們求新求變的種種嘗試，為人類生活活現着豐富多彩的方向發；不過，也有一些最初以時髦形態出現的東西，最終能修成正果，成為一個時代人心所向的時尚。

我更不反對市場上有奢侈品，總得讓那些錢多得一場糊塗的人有大把花錢消費的機會嘛！更何況高稅率的奢侈品消費，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之一。但必須強調指出的，奢侈品只是時髦而絕非時尚。具體來說，開大排量的豪華房車是時髦，而開小排量的兩廂房車則是時尚。因為，後一種消費行為符合天理人心，代表着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 演藝圈中「洋北漂」

馬承鈞



家喻戶曉的「大山」路世偉



秋上在鄭州觀看一場重陽節晚會，發現一位「洋面孔」：他兩次登台，先與中原藝人合演小品，又演唱中國歌曲，表演很成功，普通話像模像樣。

後得知此人叫克拉克，曾在鄭州大學留學，畢業後不回美國，到北京跟人學相聲，在中國演藝圈闖蕩，如今已在多部影視劇飾演角色，且行情看漲。此番是應母校之邀來豫「客串」的。知情人說，克拉克屬於「洋北漂」中的新秀了。

說起活躍在中國內地娛樂圈的「洋北漂」，可謂層出不窮新人輩出，最閃亮的明星當屬「一笑成名」家喻戶曉的大山了。大山是繼白求恩之後國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鍾情令人感動，贏得「洋笑星」和「中國通」的美譽。

大山的成名充滿傳奇。他一九六五年出生於加拿大渥太華，原名馬克·羅斯韋爾（Mark Rowswell），其祖母母曾於一九二二年來中國行醫，在河南南丘聖保羅醫院坐診，與豫東百姓結下深厚友誼。祖輩這段經歷使大山從小對中國抱有好感。一九八四年大山考上多倫多大學東亞系主修漢語，畢業後獲全額獎學金到北京大學進修中文，取中國名「路世偉」。

一個偶然機會，路世偉參演的小品《夜歸》被一九八九年中央電視台元旦晚會選中，他因出演主角「大山」而一炮打響，於是他乾脆改名「大山」，跟姜昆說相聲，從此改變人生軌跡，還要了一位中國媳

婦。二十年來大山頻頻亮相內地影視和各種晚會，成為婦孺皆知的「洋笑星」，還榮膺第六屆「北京十大傑出青年」和河南商丘市「榮譽市民」等稱號。

二〇〇五年他在電視劇《宮廷畫師郎世寧》中飾演著名意大利畫師郎世寧；二〇〇六年在話劇《紅星照耀中國》中主演美國名記者埃德加·斯诺……憑藉自己的天賦與勤奮，他成為「洋北漂」中人氣最旺的明星。如今大山更成為中加友誼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二〇〇八年他當選加拿大政府京奧特使；今年五月筆者在上海世博園見到大山，其身份是加拿大國家館官方總代表。那天他一身筆挺西裝，繫着彩條領帶，在加國皇家騎警簇擁下登台為加拿大館剪綵，並用字正腔圓的漢語、流利的英語和略帶浪漫氣息的法語，宣布加拿大館正式開館。

說起大山的成功，不能不提其師傅姜昆和中國煤礦文工團相聲名家丁廣泉。丁廣泉不僅培養了大山，還培養出南斯拉夫的卡羅爾、坦桑尼亞的阿瑪爾、德國的赫連璐、美國的莫大衛、郭安瑞和英國的大牛、喀麥隆的捷蓋、貝寧的莫里斯、愛爾蘭董凱函和法國李霄霞等三十餘國數十位洋弟子，這些「洋北漂」在丁廣泉悉心栽培下，頻頻在中央和地方電視台說相聲、演小品，大受中國觀眾青睞。

「洋北漂」中最著名的女性，當屬來自美國波士頓、原籍愛爾蘭的漂亮女孩凱瑞（Kerry Berry Brogan）了。凱瑞從小在美國學表演，十六歲時因一次文化交流來華訪問，從此愛上中國。不久凱瑞自費赴北京戲劇學院表演系「插班」讀了一學期，後返美深造。但中國文化令她魂牽夢縈，很快她又重返北京，開始在中國演藝圈嶄露頭角。滿懷對中華文化的敬畏與垂青，凱瑞演戲從不挑揀，無論古裝劇、民國戲還是現代戲，她都參演。

她苦練漢語，練就一口漂亮的「京片子」，還學會不少方言。由於她演戲投入，每每一次過關無須重拍，博得了「凱一條」的美譽，很多導演都說請凱瑞拍戲最合算，省時、省事又省錢。短短幾年間，從《鹿鼎記》的索菲亞公主到《利益與時代》的女間諜、《延安頌》裡諾諾夫人、《笑園圖》裡京奧志願者、《新四軍女兵》中戰地記者……凱瑞參演了五十多部影視劇，博得「史上最牛的洋妞」美稱。今年凱瑞還是片約不斷不亦樂乎；剛與葛優等聯袂為影片《氣喘吁吁》做完宣傳，又參與《波士頓環球報》、《草根王》、《娶進來，嫁出去》中飾演主角，還去京郊懷柔影視基地參演全球首部水下3D魔幻電影《人魚帝國》，期間還去希臘領取歐美女藝人協會頒發的阿爾忒彌斯女神獎……為此，美國《波士頓環球報》以《到中國電影圈淘金》為題，介紹這位在中國娛樂圈一舉成名的美國姑娘。

像大山、凱瑞這樣在中國娛樂圈打拚的外籍帥哥靚女數不勝數，他們多是來華留學、遊學或訪問、旅

遊的青年，因為熱愛中國文化、鍾情表演藝術而自覺加入「洋北漂」行列。CCTV的《同樂五洲》、《星光大道》、《漢語橋》、《外國人唱中國歌》等欄目裡，不時可見「洋北漂」的身影；在北京、上海、浙江橫店、河北涿州等影視拍攝基地，也到處能見他們的蹤跡。成功的「洋北漂」已經有自己的經紀人，攬活、談片酬、訂合同，均由經紀人搞定了。

《星光大道》是央視幾年前提出的一檔從「草根」選拔新秀的綜藝欄目，幾年來從《星光大道》走出的明星不計其數，其中來自利比里亞的黑人青年郝歌堪稱一匹「黑馬」。

現年三十四歲的郝歌原名Uwechue Emmanuel，曾是位航空機械師，因熱愛聲樂走上歌手之路，曾與朋友組建一個五人樂隊，但利比里亞只有二百七十三萬人，發展空間有限。「音樂無國界」，他開始遊歷歐美一些國家，二〇〇二年經一位朋友引薦來到中國河南，在鄭州國際飯店等處一邊演唱，一邊學漢語。翌年進軍北京，被北京巨大的演藝市場吸引，立志在此一展拳腳。他說：「到了中國就再不想離開了，在北京的感覺就像回家，很溫馨、很美。」憑着對音樂無法割捨的鍾愛和與生俱來的歌喉，郝歌在北京各大娛樂場所「走穴」，逐漸出得名堂。人們為他起了「郝歌」的中國名，他驕傲地說：「他們是希望我唱出好歌！」二〇〇六年，朋友鼓勵他角逐《星光大道》，果然一鳴驚人，現場無數歌迷舉着牌子高喊「郝歌郝歌，好好唱歌」。經過一輪輪激烈搏弈，郝歌終以無可爭議的優勢奪得年度亞軍，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外國選手。

郝歌的成功引起北京音樂界的關注，包括著名音樂人劉歡。郝歌在《星光大道》節節勝利時，劉歡撥冗前來探望，令郝歌喜出望外。劉歡給正在決戰《星光大道》的郝歌很多指導，如演唱一位朋友引薦來的來客插曲《懷念戰友》，劉歡就給郝歌介紹電影故事背景，幫他理解劇情，唱起來更有感覺。郝歌勝出後不久，如願以償成為「華藝星坊劉歡音樂工作室」簽約歌手，出了專輯，還與劉歡等在《同一首歌》等綜藝節目裡同台演出。如今，這位黑人歌星迎來事業的黃金期，還把妻女接到北京，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加入中國國籍，在北京買一處屬於自己的四合院。

「洋北漂」對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友誼的貢獻令人欣喜，也引起國外媒體的關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曾報道說：「如果你相貌堂堂，不乏才華，又會講漢語，就忘記荷里活吧，中國的娛樂界需要你！」此文被許多西方媒體轉載。最近不少外媒還聚焦今年三月成立的中國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因為該樂團從全球二十七個國家和地區千餘名應聘者中遴選出六十二位藝術精英，其中有十位「洋北漂」。近來，一部籌拍中的電視劇《北漂的老外》，也引起不少外媒關注。

當然，「洋北漂」的成功絕非「一日之寒」，充滿酸甜苦辣。語言關、生活關和東西文化差異，都為他們的「北漂」帶來挑戰和不便，加上外國留學生越來越多，會說中國話、會唱京劇和中國歌、想當「洋明星」者越來越多，「洋北漂」之路愈加艱難了。

下班從菜場過，一魚攤後的攤主喊住我：「哎師傅，還有斤把細魚可要？」我瞥了一眼：「哦，這麼小，都是下腳貨啊。」「收攤了收攤了，下腳貨價錢也便宜哎。」價錢真便宜，平時的三分之一。忽然想起家裡有母親叫人順帶來的鹹菜，當時還犯愁說這鹹菜怎麼吃，現在不正正好，鹹菜燒魚。於是就倒了魚攤的簍子。

鹹菜燒魚，那是小時候冬天的最愛了。我的祖父是弄魚的高手，釣、叉、網，樣樣在行。冬天魚都沉到河底去了，釣不到叉不到，只能用

淌網去淌。淌網的形狀像簸箕，用一根竹竿撐着在河裡淌魚。不過這種小淌網是淌不到大魚的，全是小鯽魚、小羅漢狗子這樣的小魚。這樣的小魚就適合鹹菜燒。那時候我父親一輩兄弟四個都分家了，祖父的魚弄得時多，每家都會分一些。我們家分到魚後我就會說：「鹹菜燒魚鹹菜燒魚。」接着就把小魚拿到河邊水跳板上割洗，儘管小手凍得水紅蘿蔔頭一樣，就是不覺得冷。

魚打理好拿回家來時，母親已經把鹹菜洗好切碎，什麼都準備好了。鹹菜是經霜後的芥菜醃製的，家家都有一缸。接着我父親放少許的油，略將小魚煎一下後，放適量的水，拍一塊老薑

，剝幾個大蒜，然後放進鹹菜，再輕輕翻炒幾下，蓋上鍋蓋燜一會。這時就見鍋沿四周霧氣瀰漫，那香氣就張狂地隨着霧氣冒出來，溢滿一屋子，我只好使劲地嚥涎水……

幾十年無緣這樣的美味了！今天我親自下廚，按照小時候的做法，做了一大盤鹹菜燒魚。魚肉裡滲入了鹹菜的清香，或者叫香香；鹹菜的品格得到了脫胎換骨的提升。妻說好吃，女兒說好吃，我更是比平時多吃了一小碗飯。

最後還剩下些鹹菜小魚湯，我特別關照不要倒了，我要留着下頓吃「魚凍」呢。這道鹹菜燒魚，一點不說假話，我吃出了童年冬天的味道！

## 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

卡特·巴特勒（Kay Butler）文 蕭雪樺譯



東西走廊

洛克協會（Hemlock Society）的「同情與選擇組織」（Compassion and Choice）告訴我們，母親作為父親的醫療代理人，在法律上有權要求撤除任何治療手段，而起搏器起碼在理論上也是一種治療手段。我們獲悉，儘管父親的醫療志願書說一旦陷於昏迷或垂死，母親須以生命維持系統保命，可是志願書沒有人說過過大腦衰退時可以怎麼辦，也沒有人說過過起搏器不屬於生命維持系統。我們獲悉，假如我們打九一急救求助電話，除非父親戴着市政府發出的紅色項帶，否則救護人員不會理會父親的紅色項帶。我們並獲悉，沒有任何一個心臟病學組織向成員發出過明確指引，說明停掉起搏器是否合乎道德，和什麼時候停掉起搏器才合乎道德。

（這在上月（譯者按：指二〇一〇年五月）改變了。心律協會（Rhythm Society）與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發出指引，宣布病人或他們的合法代理人有道德和法律權力要求撤除任何治療手段，包括植入的心臟裝置。指引說，關掉起搏器既不是安樂死，也不是協助自殺，可是，不可以強迫醫生違背本人道德價值觀去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醫生「不可以置病人不顧，而應讓一位願意執行這程序的同事代勞」。當然，對於我們，這來得太遲了。）

二〇〇八年春，情況更糟糕了。父親常常對照顧他的一人員懷心般咆哮。我在加州的家裡上網搜尋，希望找到有同情心的母親開始向父親呼喝，兩人夜裡的情景讓人心碎膽寒。一個老人癡呆病協會的支援組織的領袖建議我們兄妹三人一同飛回老，把父親送進護理院舍。這位領袖並不了解母親頑固的意願，沒有聽她講過她結婚時的誓言，還有她對父親的愛。

這時，父親已進入護士稱為「哀病者」（Dying）類別，即未惡化至可以住進晚期病人收容醫院，但已難望康復。他夜裡一再跌倒，母親無力扶起他。

文章警告，專家與研究人員一樣，極易有利益衝突，因為「臨床專家也就是那些最有可能從業界得到謝禮、演講費、顧問費或者就是研究費的人」。作者認為，心臟病研究目前的日程「受到業界推介新產品的天然渴求的強烈左右」。

於是，以下現象也就不奇怪了：我發現其他人也在疑惑，為什麼心臟病專家向他們患有嚴重老人癡呆的親戚推薦心臟起搏器。二〇〇七年，在老弱病殘的護理人員的網站aduhome.com，有人以「女婿」署名說：「七十八歲的外母有老人癡呆，短期記憶嚴重下降，她一次定期會見心臟病醫生時，醫生認為她要安裝起搏器……誰有同樣的經歷嗎？」

到二〇〇七年夏天，父親已忘記從前有什麼用途，又要人教他先脫了拖鞋才能穿鞋。母親從來都致力要父親健康些，現在，她轉向了。她一次去見羅根醫生時，央求醫生關掉父親的起搏器。她後來對我說：「這很為難。我其實是在做希望傑夫也能為我做的事。」羅根很快就明白表示他在道德上反對這樣做。他後來對我說：「這就好像把枕頭蒙在你父親頭上。」

不久之後，母親拒絕再讓父親做檢查，不給父親服食新的老人癡呆藥物，不給父親服食一種副作用很大的薄藥。她在那年夏天的日誌上寫道：「我承擔一切責任。所有這些過當治療太過分了，它摧殘了我。說什麼生命質量我的呢？」

之後，秋季那一天，她懇求我幫忙，我答應了。我對自己說，我們不過是要糾正一個重大的醫療失誤。我提醒我自己，父親神智健全時，曾拒絕安裝起搏器。我按照一位生物倫理學家的建議，幻想與意志獨立、大腦未衰退前的父親交談了五分鐘；其間，父親對所有要延長他的所謂「生命」的建議駁極痛，建議其實要延長他的死亡過程。一切愛莫能助。我知道他，一旦他去世，我會夢見他，會懷念他無言的、深情的微笑。我希望他能融進我以前擁有的父親的臂彎裡，並要求他好好應對這變化。可是，我感覺自己像在給他的處死狀簽字，無可奈何。

在接下的五個月裡，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前身是赫姆